

华音流韶

之

步非烟

◎著

曼荼罗舞

承接《镜花缘》、发扬《蜀山传》、向《魔戒》致敬，
她的语言如此华美，她的故事如此奢华，她的想象力令人惊骇！
一个从未有过的彼岸世界——步非烟的世界已经诞生。

崭新的
武侠，东方的

奇幻，
世界的诞生。

中国戏剧出版社



曼
茶
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音流韶之曼荼罗 / 步非烟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11

ISBN 7 - 104 - 02319 - 4

I. 华… II. 步… III. 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5587 号

曼荼罗

策 划：韩慧强

责任编辑：王媛媛

责任校对：胡 炜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10层

邮政编码：100089

电 话：84042552 (发行部)

传 真：84002504 (发行部)

电子信箱：fxb@xj.sina.net (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80mm×980mm 1/16

印 张：18

字 数：180 千

版 次：2005 年 11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 - 104 - 02319 - 4/I · 904

定 价：2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前情介绍

Qianqingjieshao

华音流韶之

曼茶羅

缔自盛唐的华音阁，甫一建立，就铸设出君临天下的气势。这在天纵奇才的卓王孙继任阁主之位后，就更为明显。加上几年前魔教之祸，正道人才凋零，华音阁更是如日中天，不可一世。终于激起了正道的悍然反抗，召开武林大会，共商对付华音阁的办法。少林、武当、峨嵋、各自都有各自的打算，但谁也没有想到，最后夺得武林盟主的，竟是从未在江湖上闻名的杨逸之。

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少年，竟然与卓王孙分庭抗礼，无论在武功、气度、谋略上都不遑多让，让正道看到了一丝希望。但武林，从来就是纷纭的泥潭，逐鹿其中的，绝不仅仅是一两个奇才。

心怀天下，冀望大宝的吴越王，自然视卓王孙与杨逸之为眼中钉、肉中刺。他要坐拥江山，首先就要废去此二人。所以，他制造了一系列的阴谋，企图勾结倭寇，起兵海外。家国大义之前，杨逸之决然抛开江湖恩怨，与卓王孙通力合作，最后诛大寇一战，两人更是连败吴越王四次，让吴越王心灰意冷，终于灭掉了称帝的狼子野心。

但正道元老们并不理解杨逸之的做法，他们甚至以为杨逸之已与卓王孙勾结，要将整个江湖全都归于华音阁之下。杨逸之无奈，只有答应与卓王孙一战。但两人约定这一战的战场要选一个远离江湖之处，于是他们选择了藏边圣山岗仁波吉峰。

两人乘船出发，在茫茫大海上，遭遇了杨逸之生命中最悲伤的往事。在哀婉绝艳的六支天祭上，悬的是曾经的师妹·兰葩欲碎未碎的心。但杨逸之却无法接受，他的心又在何方？

这场注定要成为传奇的决斗也吸引了日出之国的王子，馨明亲王小晏的注目。这位有着绝世容貌的王子，也跟随着他们踏上了征程，要目睹这旷世一战。但命运的轨迹已将他缭绕进去了，他注定要将在这一战中绽放生命中最灿烂的烟花。

同样缭绕在这一战中的，还有华音阁上弦月主的相思。这位柔情无限，心中永远怀着慈悲的女子，身上却负着洗不去的血。

这一战终将如何？

几人弃船上路，路上是苍茫的风雾。无繁、喜舍、魅魍、蜉蝣四国连环，等着他们；生、老、病、死，等着他们；毗琉璃、毗留博叉、毗沙门、多罗吒在等着他们；湿婆、梵天、雪山、岗仁波吉峰在等着他们。他们要如何走完这茫茫之路？

妖艳的曼荼罗花，必将盛开，在他们每一步的脚印下，在他们绽放的伤血中。

漫

茶

羅

人物介绍

Renwujieshao

华音流韶

之

卓王孙

翠羽遮天欲向东，群花暗寂汉王宫。
龙含下泽开天府，凤宿桐山罢兰丛。
大帝今降白狮子，轻尘谁拭紫檀弓。
盛名屡效催君老，自在争如驾赤松。

卓王孙：

华音阁主。少年剑神，杀名人而用名剑，杀人后葬剑于名山大川，绝尘而去，一生中从未失手，他是江湖中最鼎盛的传奇。

然而，卓王孙继任华音阁主一职并非一帆风顺，在阁中元老步剑尘的苦心安排之下，前任阁主之子郭敖代替了卓王孙，接任阁主之位。然而郭敖不待实力稳固，就携华音阁之力，号令天下，强行攻打天罗教总坛，结果却是两败俱伤：天罗教从此烟消云散，华音阁中守旧派势力也荡然无存。早已在暗中布置一切的卓王孙，趁机结束了他韬光隐晦的生涯，走上前台。他迅速扫清阁中反对势力，迫令步剑尘自尽，而后将郭敖囚禁山谷之中，宣布继承华音正统，开始了他君临天下的事业。

卓王孙武功惊世绝伦，风神潇洒，机智颖慧，而且冷静沉着，几乎毫无瑕疵。然而这些近乎于神的表面下，却掩藏着一颗高傲难近、暴虐嗜杀的心。他漠不近情，唯有步剑尘遗孤步小鸾，却是心中的珍爱。他为了将身罹绝症的小鸾留在身边，不惜逆天而行，用尽一切办法，来延长她早该结束的生命。

在那个时代，卓王孙唯一的对手是杨逸之。

杨逸之

期鹤飞天地，来遇严陵湾。
秋山约素水，苍然满函关。
衣袂飘五野，人情笑两闲。
自在非偶得，寻槎浮朱颜。
忽醉五湖上，弹铗裂玉环。
遥拈一苇渡，众皆呼为仙。
耿耿弄明辰，风凋翠玉鬟。
萧萧竟此去，何得共尊前？

杨逸之：

兵部尚书杨继盛之子。十三岁那年被父亲赶出家门，流落江湖。少年经历坎坷，一直努力向父亲证明自己，希望重入家门。他曾一度流落边疆，

被云南曼荼罗教收留，成为教主姬云裳的弟子，并得到武学圣典《梵天宝卷》。

不久，由于不得已的原因，杨逸之叛教逃走，来到中原后，机缘巧合，一举战胜了前来挑战的番僧遮罗耶那，挽救了中原武林，因此也在弱冠之年，幸运的坐上了武林盟主的宝座。

他的武功极为特殊，以风、月为剑，对敌只出一招，却从未败绩。卓然轻举，风仪出众。虽然武林盟主这个万众觊觎的位子对他而言并不轻松；虽然最初各大派元老们不过想找一个傀儡，然而这个年轻人还是一步步的将事情笼络在自己手中。

或许他的风头远不如华音阁主卓王孙之盛，但点滴做来，也足以封住那帮元老的口，让他成为武林中的又一传奇。

小晏

月落华堂自在芳，秋灯耿耿谢未央。
神鳌欲钓吴牛饵，汉帝听传越女香。
宿蝶余寒少宜梦，赊花薄露淡为妆。
余霞成绮散何物？记得天宣白玉章。

小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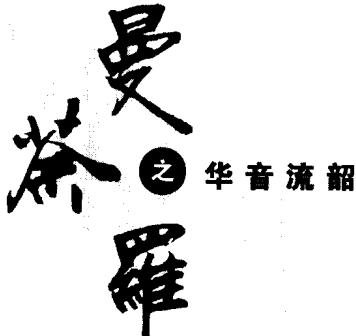
东海幽冥岛少岛主，后奈良天皇十四子。

他出生时体具异香，故被册封为馨明亲王。他有着释迦太子一样完美无缺的容貌、高贵优雅的风仪，转轮圣王般悲天悯人的情怀，以及足以让任何人震怖的武功。然而，他出生之时却被青鸟族恶灵种下了神秘的血咒，不得不饮血为生。

悲剧从他母亲的心愿开始。

他的母亲晏清媚，是东海武林圣地幽冥岛的岛主。她武功卓绝，一生再无所求，唯一愿望这一世应劫而生的转轮圣王，能成为自己的儿子。为此她不惜隐姓埋名，嫁入日本皇宫，见到栖息在日本镇国神镜中的恶灵月阙。月阙答应用自己的生命向上天交换关于转轮圣王的预言，但是却开出了一个条件——转轮圣王也就是她唯一的儿子出生后，就在他身上种上血咒。这个血咒存在一天，这个婴儿就必须靠饮食人类的鲜血来维持生命，忍受终身的痛苦。

在小晏十八岁的那一年，为了解开这个血咒，他不得不远渡重洋，来到了中土。



华音流韶

人物介绍

Renwujieshao



CONTENT

目 录

第一章	平林漠漠雨飞花	1
第二章	飘落云台各天涯	
第三章	五夜霜钟啼破梦	
第四章	万里秋山芙蓉霞	
第五章	芙蓉云深栖神兽	
第六章	琉璃赤松暗相授	
第七章	照影邪灵碧血新	
第八章	同舟稚子春容瘦	
第九章	荒山古潭玉纹清	
第十章	山中之人好长生	
	77 69 63 52 44 35 27 21 10 1	

CONTENT

目录

第十一章	九幽玄谷催龙战	85
第十二章	仲天风雷侵碧城	93
第十三章	城中黎老哭新坟	101
第十四章	将军鸾台接紫云	110
第十五章	一梦繁华成灰土	119
第十六章	天地浮生自芸芸	127
第十七章	浮生繁花自芸芸	137
第十八章	弦绝霓裳羽衣舞	151
第十九章	春心堪破两意痴	159
第二十章	八瓣梵花出玉府	166



第二十一章	龙吟神峰闻阖开	173
第二十二章	一世尘缘镜中来	180
第二十三章	破壁十年生死处	189
第二十四章	清宵孤月照灵台	199
第二十五章	烛影依稀旧时妆	207
第二十六章	袖底青锋日重光	215
第二十七章	风月三生知何在	224
第二十八章	弹铗归去暮色长	233





第一章

平林漠漠雨飞花

大威天朝号自广西北海泊岸，一行人沿滇桂古道北上。沿路丘陵广布，河谷纵横，奇峰鳞次，幽谷迭出。几人雇一叶小舟，泛于漓江之上。奇山秀水，漂碧叠翠。一路指点风物，不觉已行至川滇桂交界之处。

此地人烟稀少，又入万山丛里。眼看落日衔山，四围奇峰杂沓，到处都是丛林密莽，蔽日遮天。到了山顶，晚风渐凛，登高俯瞰，万顷森绿顿从眼前推波叠浪而去——好大一片林海。

无尽古木茫茫芊芊，浩森无际。老藤巨木中，一道苍老的河流嵌入林海，巨蟒般蜿蜒逶迤，夕照之下，墨色腾腾而上，云蒸霞蔚，将这片丛林笼上一层阴霾。再往前行，远古之气逼人而来，仿如天地开辟以来，这片林海从无人类踏足。

卓王孙一行人沿着鸟兽足迹行入林间。夕阳余光渐收，四周猿啼虎啸，怪声时起，虽是晴天，而大片水气氤氲扑面，森气逼人。步小鸾平生从未到过如此山险林恶之处，不觉心惊胆寒，紧紧握住卓王孙的衣袖。

突然一声凄然长啼，一只怪鸟不知从何处飞腾而下，乌黑的双翼展开一丈有余，擦着几人头顶直掠而过，一股腐败的瘴气随着鸟翼扇动扑鼻而来。步小鸾轻哼一声，抬起衣袖掩住脸面。当她再度抬起头时，眼前展开

一片奇景：

四周参天古木，在不远处藤萝着地拂垂，形成一环天然围墙，宛如这片密林敞开的一道门户，拱立迎客。数百朵碗口大的寄生兰，星罗棋布，点缀在密藤之间，一群黑色小鸟就在藤墙中筑巢，或嚶嚶和鸣，或上下环飞。古藤遒曲蜿蜒，瘤果坠坠，在雨气中显出浓粘的色泽，也不知生长了多少年，将几株巨树连接成一道弧形门户，其间只留下了一线入口，透出一丝幽绿的微光。

步小鸾有些胆怯地跟在卓王孙身后，随众人一起往藤墙入口处走去。脚下败叶腐草沙沙作响，也不知积了多少年，踏上上去仿佛要陷下去一般。虫蛇不时被人声惊起，飞快地往树上逃窜而去。遮天蔽日的树林中，只有几点幽微的光线，在浓重的湿气中摇曳着。

突然，众人眼前一阔，出现了一小片略高的平地，而平地的中间，竟座落着一间竹楼。

说一间也许并不恰当，它并不像苗人居住的吊脚小楼那样四四方方，而是由南向北延伸过去，一眼竟望不到头，仿佛是潜栖于密林中的一条青色巨蟒。楼门就在眼前，两扇插满竹刀的楼门随着晚风微微开阖，发出刺耳的声音，楼门里面散发出阴沉的气息。从门梁上垂下两束腥臭而坚硬的白色药草，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自己正站在一条巨蟒口边，那两束草药正是巨蟒口中森寒的利齿。

步小鸾还在犹豫，卓王孙已点燃了火折，牵着她的手走了进去。长长的走廊在微芒的火光下显得无穷无尽，那种湿润的雨林之气在火把地烤灼下渐渐透出一股腥气，宛如久已腐败的血。冰凉的雨水不时透过竹楼的缝隙滴在身上，仿佛一只看不见的指抓，穿过衣服，轻轻擦刮着脊背上每一寸皮肤，甚至穿过血肉，一层一层地伏入骨髓，慢慢凝结成痂。

步小鸾只觉浑身发冷，惶然回头看着杨逸之和小晏等人。他们也和卓王孙一样，漠然向走廊深处走去。

转过一个弯，走廊突然开阔了，似乎到了一个大厅——说是大厅，也不过比走道略宽了些。一股腥臭的暖意扑面而来，步小鸾皱着眉头。

卓王孙点燃了大厅中央的火塘。

火光驱逐了黑暗。步小鸾渐渐可以看清屋内的陈设：四面是粗得惊人的毛竹扎成的墙壁，布满光滑而古怪的凸起，宛如置身于猛兽的肠胃之内；墙上挂着大大小小的竹筒，里面似乎盛着些清水；屋角四周，挂着一些从未见过的草药和竹刀兽齿；火塘边堆着大堆兽皮，但多半已经残破，污秽不堪。

千利紫石跪在地上，迅速在火塘边收拾出一块干净的地方，然后垂首侍立一旁。卓王孙拾起火堆旁的一撮灰烬，摊在掌心，饶有兴味地观察着。杨逸之默然走到屋角，将草药挪开。

那堆草药中竟然藏着一只铜铃。这个铜铃大概只有拇指大小，铃身裹满锈腻，颜色已经发黑，也不知是何年何月留在这里的。杨逸之先从一旁摘下些草叶，小心的将铜铃塞住，然后才挂在墙壁上。

步小鸾正想开口问杨逸之为什么要塞住铜铃，目光扫过墙壁上方的横梁时突然顿住了。她径直盯着那里，似乎在她眼中，那团浓黑的阴影，呈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面目。

突然，天边传来一声轰然雷鸣，竹楼似乎难以承受这突来的天地之威，猛地摇晃了一下。锈迹斑驳的铜铃也一阵摇晃，铜铃中塞住的草叶被震落在地，发出一阵刮骨磨牙般的哀鸣。

紧随其后，竟然从遥远处传来无数回声。

这声音根本不似风雷的回声，却仿佛是一群野兽在垂死前的呻吟。

相思大骇，下意识地将步小鸾拉到身后，步小鸾却用力甩开她的手，依旧痴痴望着房顶，雪白的脸上阴晴不定。

相思惊道：“小鸾，你怎么了？”

步小鸾露出一丝奇怪的微笑，喃喃道：“我看到一只狐狸。”

相思讶然道：“狐狸？哪有狐狸？这里怎么会有狐狸？”

小鸾没有说话，脸上的笑容渐渐透出几分痴意，恍似她的面前正有一只媚到极点的狐。

卓王孙感觉到这里有些异样，抬起衣袖，挡住小鸾双眼，回头对杨逸之：“杨盟主？”

杨逸之转身看了诸人一眼，正色道：“我们马上离开。”

正在这时，楼外草木发出一阵凄厉长鸣，一片凌乱的脚步声自草丛中猝然而起，四面八方皆在，却都一步步由远而近，向竹楼走来。

杨逸之断然道：“立刻离开。”

诸人都是一怔。小晏澄静的眸子中掠过一丝忧虑，他缓缓起身，一道若有若无的幽光已然凝于指尖。

大雨在屋外倾盆而下，屋内闷热的空气直让人窒息。一阵阴风扑来，竹门突然开了。随着一声钧天雷裂，惨白的电光透过长长的走道，直透而下。

门的那边是数十张苍白如纸的脸！

那些脸上毫无表情，干瘪瘦削，一具具僵直枯瘦的躯干轻飘飘地垂挂在那些脸孔下面。狂风暴雨和茫茫夜色将这些身体撕扯得诡异变形，很难相信这样枯槁的躯体竟还能一个接着一个，向前不住跨步。

这群人似乎无知无觉，人偶般从竹屋的四面八方涌来，围在门口，又排着队鱼贯而入。他们仿佛刚从泥土中钻出，身上朽破的灰布湿淋淋地拖在地上，一股浓厚的尸臭伴着雨林特有的腐烂气息，布满了整个大厅，让人更加毛骨悚然。

竹楼在此多人地踩踏下吱吱作响。

闪电、火光透过雨幕和湿气，照射在这些人脸上。他们矮小干瘦，突目暴齿，面目颇似此地居住的土人。他们额前被涂上了一层赤红的药汁，斑驳陆离，似乎写着某种符咒。

这些人有老有少，身材不一，然而眼珠无一例外地是一种诡异的银灰色，寒光森然流转——却绝非人类眼中灵动的神光，而仿佛嵌入一种妖异的石头，反射着夜幕深处的点点磷光。

这些人被沉沉的夜色包裹着，机械地向走廊这边走来，似乎每一处关节都由空中垂拂的无形丝线牵扯，毫无生命的气息。

难道刚才的那声铃响是地狱开启的信号？无数行尸已从泥土中复活？

步履锵然，这些人越走越近。

相思将步小鸾拉在身后，手中紧紧握住一枚暗器。她强行压制着自己心头的恐惧，随时准备出手。

然而这些行尸似乎根本没有看见他们。一进入大厅，他们就分散开来，旁若无人地开始工作。有的取下墙壁上的竹筒用力擦拭，有的蹲在地上，慢慢清理着污秽的兽皮，一个枯瘦的老头从怀中掏出火折，一遍遍去点房屋中央的火堆。他完全不理会已经在燃烧的火焰，只是不停地做着相同的点火动作，似乎被人下了魔咒——如果任务不能完成，那么他将永远点下去。在熊熊火光下，老头那张灰垩色的脸清晰可见，平板的面孔上布满一块块深褐色的霉斑——

那只有一种可能：尸斑。

相思忍不住喉头发痒，只欲作呕。

突然，步小鸾发出一声惊叫。一个全身佝偻的老妇伏在地上擦拭地板，枯瘦的双手竟然触到了她的鞋。

卓王孙一扬手，嵌入墙角一只铜钉顿时拔起，径直向那老妇的天灵盖击去。

“且慢！”屋内白光一闪，那枚铜钉被这道白光一格，力道已变，噗的一声，将屋角竹墙穿了一个大洞。小晏轻轻上前，将步小鸾抱到身旁一张竹椅上，转身对卓王孙拱手道：“先生，这些人你不能杀。”

卓王孙淡淡道：“不知何时，殿下的慈悲之心已经施及异类了。”

小晏道：“先生息怒，在下出手阻止，只因为这些人还没有死。”他一面说着，一面上前，用一根长针从老妇的眉心直插而下。那老妇猛烈一颤，僵直的身体顿时瘫倒在地，宛如失去了那些无形丝线的牵扯。小晏伸手在老妇眉心略探片刻：“据在下所知，这些人应该是中了尸蛊之毒。受人控制，本已无辜，卓先生何不放他们一条生路？”

相思颤声道：“殿下说他们还没死？”

小晏道：“的确。只是在下目前还没想到解救的办法，不过稍加时日……”

杨逸之沉声道：“殿下，还是让先生动手罢。”

小晏皱眉道：“想不到，杨盟主你也会这样说。”

杨逸之默然片刻，道：“这种尸蛊之毒，无药可解。这些人可谓生不如死，不如给他们一个了断。”

小晏淡然道：“众生平等，只要他们还有生命，就不是你我可以草率决定的。”

卓王孙一挥手，对杨逸之道：“这些东西杀与不杀何足挂齿。只是，你要大家离开，目的难道只是躲避这区区行尸？”

杨逸之将目光投向房顶，道：“这不过是个开始。行尸一出，曼荼罗之阵也就开启了。”

小晏皱眉道：“曼荼罗之阵？那个亘古已存，待到机缘巧合时向天罚者开启，入此阵者将永堕轮回的曼荼罗之阵？”

卓王孙冷冷道：“那些曼荼罗神话我们已经破过一次了。”

杨逸之叹道：“这次不同。因为这次，布下此阵的不是人。”他顿了顿，继续道，“是神，死亡之神。”

卓王孙冷笑一声：“神无非是常人心中之迷惑。”他突然转头向屋顶喝道：“给我出来！”

大家随声望去，只见两点荧绿的亮光鬼火一般从屋顶一跃而过，在大厅另一头的走道口站住了，浓黑的夜色成为它无尽广大的身影，而火光之中，它的真面目却若隐若现。

一声兽类的呼叫贯穿夜空。这数十个行尸应声挺直了身形，向着走道深处那两点绿光深深跪拜下去，口里还低声嘶吼着，宛如野兽在回应主人的召唤。

他们整齐地伏在竹楼上，用一种古怪的姿势不停地起伏膜拜，身上的泥水将他们刚刚清理的地面又弄得污秽不堪。

步小鸾被这场诡异的情景惊呆了，她靠在屋角，借着雷电之光，看明那绿色的幽光正是一只火狐的双眼。

这只火狐并没有回头，但那双眸子宛然就在步小鸾眼前。那双眼中似有一汪春水，在缓缓化冻开去。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小鸾不会相信：这样一只披毛畜生，竟会有这样无尽的媚惑。

它似乎对步小鸾展开了轻轻微笑，那汪春水散作漫天雾气，又被春风吹得丝丝缕缕，将世间的一切都掩映得迷茫起来。

步小鸾看得痴了。她不知不觉，盈盈向着那对绿光走去。

卓王孙上前一步，骈指如风，向火狐双目直戳而去。

这时火狐居然轻轻叹息了一声。

那悠长的声音宛如来自天际，带着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卓王孙的手顿时止住。

火狐微侧了一下头颅，用那双神魔才有的眸子注视着卓王孙，有几许讥诮，也有几许哀怨。

它轻轻开口，说出了一句话——一句自信最能诱人的女子才能说出的话：“为什么你不肯看我的眼睛，难道你怕也成为我的奴隶？”

四周的空气顿时凝结！

虽然在场诸人俱是阅人无数，但从未见过一只会口吐人言的火狐！而它的话语如此的温柔动听，仿佛情人的低语，又仿佛魔鬼的引诱。

难道大家所见并非真实，而是置于幻境？

就在众人无知无觉中，火狐的身形缓慢而优雅地向黑暗中退去。

卓王孙突然笑道：“曼陀罗，故人相见又何必弄这些玄虚！”

曼陀罗？佛法成就时，天雨之花？众人又是一怔，小晏和杨逸之似乎想起了什么。

黑暗深处竟然有人回应。随着又一声轻柔的叹息，一双明亮的眸子宛如星辰一般突现在火狐身后。

这双眸子带着一丝清冷，却无疑比火狐更加美丽。

卓王孙一抬手，隔空点亮了远处墙壁上的火把。

古墓地宫中的一幕宛如穿越了时空，又重现在诸人眼前。淹没在黑暗中的无数只火炬突然星辰般亮起，原本阴沉沉的走道顿时笼罩在一片火光之中。曼陀罗，依旧一身五彩华裳，骄傲地微笑着，站在走道中央，酥胸半坦，高盘的云髻上斜插着一朵曼陀罗花。而那只火狐，正安静地伏在曼陀罗的肩头。火狐的颜色和她的衣服一样红，就如同在鲜血中染过。

曼陀罗轻轻抚摸着肩头的火狐，道：“几位别来无恙。”

卓王孙微笑道：“旅途虽然劳顿，幸而有令师妹兰葩作伴，也算有趣。”

曼陀罗的脸猛地一沉。她注视了卓王孙片刻，幽幽道：“她死了。你们杀了她。”

卓王孙淡淡道：“那正是她自己的意愿。”

曼陀罗轻轻抬头，道：“这也正是我们再会的原因。”她突然往后退了一步，肩上的火狐突然背毛倒立，发出一声嘶鸣。

相思抢前一步，道：“你想干什么？”

曼陀罗将火狐抱在胸前，转身面向杨逸之森然露齿一笑道：“杀人偿命，不是么？”

杨逸之神色一恸：“兰葩因我而死，与他们无关。”

曼陀罗抚摸着火狐，柔声道：“你？兰葩的诅咒将永远在你身上延续，杀不杀你又有什么关系呢？”杨逸之脸色更沉。曼陀罗微笑着转过身，抬起垂地的广袖，脸上的神色变换，绽露出女童一般天真的笑容，抬手指着相思道：“我要的是她——”

卓王孙冷笑道：“你莫非是疯了？”

曼陀罗叹息一声，道：“我知道你不肯，不过我可以用另一个人和你交换。”她指尖一转，却正对着步小鸾。

步小鸾惊愕地望着她，不明白这个看起来和自己一样年龄的女孩要的到底是什么。

曼陀罗瞥了她一眼，道：“想必你们也知道，她活不了多久了。”

卓王孙沉声道：“住口。”

四周顿时漫过一种寂静的杀意。曼陀罗漫不经心地低头逗弄火狐，纤指时而弹拨着火狐的鼻子，时而故意放入火狐口中，又皱眉缩回，一脸娇嗔地扑打它的耳朵。

而房间中的空气却越来越凝重，连风啸雷裂之声也被隔绝其外。

步小鸾呆呆地望着两人，突然咬了下嘴唇，鼓起勇气道：“兰葩已经告诉我了，我不怕。”

她此话一出，笼罩在曼陀罗身上的沉沉杀意立刻冰释而去。曼陀罗抬起头，微笑着看了她一眼，转而对卓王孙道：“她的病非人力可为，强如华音阁主，你想必也是束手无策。”

卓王孙没有答话。

曼陀罗悠然道：“能救她的只有我，因为我是神，执掌生死之神。”她